春秋 六
襄公 五
昭公 一二

春秋卷第十六

左氏傳

襄公 五

二十有七年春齊人城郏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齊地襲衛羊角取之羊角地名遂襲我高魚高魚魯地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

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不能治烏餘之罪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齊魯宋衛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周密也使之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

之盡獲之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孟孝伯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取其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

後同○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會在秋經書夏書始行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菑同灾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

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合享卿之禮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舉謂記錄之仲尼使弟子特舉此禮者以此享多文辭可為法）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先與晉成盟載之言）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成楚之要言）戊辰

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作專○討甯喜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鱄書弟罪衛侯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公曰徼寗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言政由寗氏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寗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寗氏殺寗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寗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禮日月已過聞喪追服謂之稅痛愍子鮮特為此服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每邑方十里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爲卿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向戌從陳還宋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齊二國之辭子晳黑肱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以藩籬爲軍不築壘塹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晉營在宋北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伯州犁曰合諸

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
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
及三（三者具而身安三者不備何以得及三年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
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
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言不信之人無得生者）不若合諸
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病謂攻而）

病我也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僭不信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句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夫猶彼也謂宋也言楚若病我則宋必致死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又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晋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晋楚故欲比小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劉敞曰豹不氏一事再見左氏違命之說非也晋

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語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楚欲任晉細事可從其請）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重盟）

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

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音滓簀也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義取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欲子産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取其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懼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義取君子有禮能受天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桑扈卒章）若保是言也欲

辟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賔榮公猶顯然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幸獲出亡叔向曰然已侈汰侈已甚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稱功加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是五材之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恤憂也收取也）向

成之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取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无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音瞥嫳慶封屬大夫）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莊公）崔之薄

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若有危難我當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辟音

閼閼先冢以藏之辛巳崔明来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義取君子萬年以美晉侯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冬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来奔僕賃於野為人僕賃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

矣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枵音囂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此年歲當在星紀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歲陰用事而無冰是陰不勝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中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饑何

為歲入虛耗之次無冰則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蔡胡沈楚之屬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謂朝而獻功賄謂聘而獻物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若未獲大國所命當從而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石碏之後

邾

子来朝 邾悼公来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通大子班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為三十年蔡弑君傳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

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
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君謂鄭伯
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
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
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
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
事言歲有饑荒之難不得自朝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
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

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之頤☶☳震下艮上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不修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歲星棄星紀客在玄枵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賓至郊設壇以受郊勞今但為草舍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

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傳見諸侯朝楚非得已）

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封與嫳交易其內人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使捕賊贖罪而反其身）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以女妻癸）慶舍之

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欲有求不能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求寵於慶氏欲為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公家供大夫之常膳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鶩鴨也洎肉汁御進食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席其皮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

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木良材莊要路言將代執國權蓋父子爲隱語以相諭既知其知所從違戒以慎守其志）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詐問吉凶）子之曰克見血（主殺戮）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

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子息慶嗣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毀舟壞梁絕封歸路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言舍狠愎自用若無人諫止將不出嘗祭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告以有變止父勿出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為祭尸慶奊為上獻奊音絜上

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為俳優戲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士往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慶氏士釋甲觀優故四族因被其甲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蓋以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即慶臾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稅祭服慶封歸遇告亂者丁

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宮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莊叔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汜祭遠散所祭不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為昭四年殺慶封傳崔氏之亂喪羣

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二十一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與以邊鄙六十邑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出之在外一邑尚不得主之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幅布帛廣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德為利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

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本或無臣字）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人多終敗露）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於路寢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始旅

見於楚蓋傷之也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無以承先守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季蘭脤蘭之少女尸主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實十一月癸巳崩以十二月甲寅告以徵過也無事緩告譏其怠慢

乙未楚子昭卒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及漢公如楚至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鵝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

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楚人使公親襚諸侯遣使賵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桃鬼所惡茢菼箒以除不祥君臨臣喪有此禮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五月公至自楚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

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麇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卞魯邑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言欲得卞而誣言叛祗見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賞以卿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

伯賦式微乃歸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就家見之則言其政事如前日不見則否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鄭簡公在楚上卿有居守之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盬不堅固也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

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

閽不稱名姓書弑而不日其君賤閽也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鄰近善人民亦望君爲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

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

故治杞治理其地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伯石即公孫段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吉子大叔名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旋也旋猶歸之也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高厚之子司徒華定華椒之孫知伯荀盈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司馬

侯即女齊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晉侯使士鞅来聘

范獻子来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不能備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即司馬侯来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

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武公獻公〕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即就也〕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言晉何有於杞欲盡歸其田乎〕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

杞子來盟 書曰子

賤之也（用夷禮故）

吳子使札来聘

（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上國此吳聘之始）吳公子札来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宗卿宗姓之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二君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懿公之亂亡民不至困）為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音譏其煩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襄公佐平王東遷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險當為儉字之誤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蕩無忌故曰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而不有貳心怨而不言怨時政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底滯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

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箾音朔象箾文舞所執南籥武舞所執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猶未洽於天下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德謂放桀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勤勞水土不自矜德見舞韶箾者箾音簫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知其終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吳子餘祭嗣立時餘祭已死而札到魯未聞喪（吳子餘祭嗣立時餘祭已死而札到魯未聞喪）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十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所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

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夫子謂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

秋九月齊公

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尾 竈子雅)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冬孟孝伯如晉鄭范叔也(范叔士鞅)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酅良敬仲也(酅音宴良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晳)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

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裨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次應知國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隆尚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来聘（罷公作頗後同）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来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將有所與疑其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

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季末也指最後甲子而言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自乙巳歲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而計其全數尚未滿七十三年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史趙晉大史文伯士弱子二首亥字上二畫六身亥字下三畫三畫而謂之六者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筭之

六下二如身謂下亥上二畫竪置身傍則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三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絳老既爲隱語師曠史趙因作隱語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

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子産相鄭伯以如晉

可婾乎勉事之而後可

夏四月

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言禍難方興生死未可必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良氏伯有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已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爲大子

般娶于楚通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

大子弑景侯

姬卒

伯姬上公穀無宋字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

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

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姆女師待姆下堂爲火所焚死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義從宜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佞公作年

初王儋季卒

儋季周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括除服見王

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

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蓋儋括自言如此）入

以告王（慦期以括言告）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顧大視躁

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

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

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慦（成慦即慦期為蒍邑大夫）成慦奔

平時（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

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晉（瑕廖皆儋括之黨）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六月

鄭子產如陳涖盟（陳服鄭故）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

撫其民其君弱植志弱植立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無宋字○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傳伯姬故使卿共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飮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謂伯有爲

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誰能預知其所終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斂伯有

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預國謀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瀆音豆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子晳伯有皆子產兄弟恩

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酸棗鄭地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位已絕故書以討賊之辭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

葖猶在乎（以葖爲伯有）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歲星不再及此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鉏子罕子）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

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也偏佐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楚弒靈王傳昭十三年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

澶淵宋災故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罕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惟信故合天德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逸詩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劉敞曰左

氏說非也蔡弑其君而不討宋災而謀之書宋災故譏之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共憂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田獵也）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

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爲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衣橐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

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樹立交道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

會在昭十三年

夏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以嬰為己害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黨出羣公子為昭十年復羣公子起本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書楚宮非正也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

謂魯人薄之子孫不得志於魯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未成君故書名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國名歸姓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謚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義勻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衽綴

於衣以掩裳旁者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己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来會葬 諸侯來會葬始此 冬十月滕成公来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将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有死兆 爲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我君襄公 癸酉葬襄公薨之月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閎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匄文伯名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

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無觀望之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音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視客所爲以共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慶闕則巡而察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

遇如此寧復有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所館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有墻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其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

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立為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毋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為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故書國人家鉉翁曰左氏云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巫臣子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陵州來皆季札邑巢隕諸樊閽戕戴吳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

侂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敝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
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
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
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
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

不盡言榱椽也厭覆壓也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

而後知不足自知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言心既不同豈敢治子家事但有危則以告子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
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

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卷第十六

春秋卷第十七

左氏傳

昭公 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弱公作酌罕公作軒並後同齊惡公作石惡虢公作漷穀作郭○虢鄭地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為墠行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共王）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句）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唯恐諸侯懲恨以距君命）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

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師徒不頓

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子木稱兵）武有仁人之心（武欲弭兵）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音鑣耘也蔉音袞壅苗為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以不能信為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

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楚恐晉先歃故請讀宋盟舊書加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前以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子家蔡公孫歸生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其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以辭令假君服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圍雖得國棄疾在猶有後難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

國弱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

矣言憂能成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憂無損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

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

從之義取暴虎馮河之可畏言不敬小人亦危殆退會子羽謂子皮

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義故曰婉宋左師簡而

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

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叔孫豹在會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請免其罪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既為國衛而露其惡罪甚於牆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

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舜放之）夏有觀扈（觀扈二國名啓征之）商有姺邳（姺音跣二國商諸侯河亶甲克之）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成王伐之）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

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特稱文王之德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

弱而安之（安於勝君）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古人不廢微薄故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

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言鵲有巢而鳩居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義取薄物可薦公侯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穡愛也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則何敢不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卒章曰無使尨也吠蓋尨以喻楚時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弭之趙孟賦常棣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

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天王

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劉子曰

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

冠也端委禮衣）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

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偷安以竊祿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

知而耄及之者（知同智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

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

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不復見明）

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曾夭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言魯國褊小但能相容忍)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謂忍楚辱而不忍於季孫)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言叔孫在外數月季孫一朝相待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囂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揄季孫)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

焉（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櫜弓帶甲）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被戈子皙直也故曰直匀）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子皙子南從父兄）君曰（鄭伯之命）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子南）將行子南子産咨于大叔（大叔游楚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上蔡音薩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即鍼景公母弟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罪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自雍及絳一舍八乘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備九獻之儀自齎其一以為初獻獻餘則每十里八乘車以次載幣相授而還比至享終八車皆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

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又問有天命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鮮有不至五稔者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為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晳強討之恐亂國

晉荀吳帥師敗

狄于大鹵鹵公穀作原○大鹵晉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今去車故爲必克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毁其屬車爲步陳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不相聯屬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皆臨時處置之名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秋莒去疾

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穀無輿

字○國本去疾之國故曰莒去疾展輿不稱子不予其為君也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

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謂二神為禍兆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名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晉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陶唐之後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懷胎為震大叔即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玄冥水官師長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宣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大原（大原晉陽）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禜音詠祭也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相愛先自美矣美極則美盡而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壹四時取同姓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司主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

爭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省節減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有遲有速從本至末）

使得中和之聲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降罷退也前聲罷退以待後聲五聲既成不容復彈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慆心塞耳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辛酸鹹苦甘發為五色白青黑赤黃徵為五聲商角羽徵宮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晦夜也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

慮煩多則心勞敝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陰中有陽故於物為陽陰晦不明故於時為晦令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

謂之蠱☶巽下艮上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麇公穀作卷○不以簒弒赴從

而書卒誅楚臣子也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黑肱圍弟犨櫟郟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公子比亦圍弟宮廄尹子皙出奔鄭黑肱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以應立為楚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以其國大小為高下且夫以千乘去其

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齒齊列也）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自同晉臣以子干為羈旅）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靈王圍也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即

趙衰廟在南陽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趙氏葬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修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文王所作春秋魯史周公之制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

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賦節之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疆疆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欒施高疆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

賦木瓜義取欲厚報以爲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子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送者當依逆者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禮致此執辱

叔弓如晉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得達君命受賜已大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

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

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言天方虐我無更助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凶人不以壽終是乃天命）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晳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冬公如晉至河

乃復季孫宿如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来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晉之求齊已過於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曰守適言禮數如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幸聞此禮數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

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朝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焜明也燿照也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

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平公為少姜行夫人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内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齊舊有四等之量）四升為

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則鍾六斛四斗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價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聚積聚也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者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音憂休同咻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大姬其妃相助也言陳氏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疾讒之鼎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得以壽終爲幸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言不敢勞衆爲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毁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其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遂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夏

四月鄭伯如晉公孫

叚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名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别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別於温今傳三家晉之别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

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文子又舉君子之言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欲自取為七年歸州張本

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滕始書葬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

敬子不入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忌忌日適及滕郊而遇與日故欲至次日乃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自以女易公女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言子尾有寵於齊我若踈之其肯歸我乎

秋

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

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茍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茍有寡君在楚猶在晋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短也）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襄二十八年嫳嘗有是言故子雅以此爲對）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欲與鄭伯共田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惠公孫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介焉姜其

危
哉

春秋卷第十七

春秋卷第十八

左氏傳

昭公 二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雪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覿見也謂春分之中西道之奎星晨見東方而出冰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導達陽氣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秬黑黍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士皆食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自仲春喪浴皆得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春分獻羔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三月四月火星昏見東方始頒冰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

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賤官)夫冰以風壯(因風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冬溫)夏無伏陰(夏寒)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短折)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不藏山谷之冰又不畢賦)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卒章日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

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楚子專會諸侯始此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求專會諸侯二君待之鄭許二君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請其閒暇君若苟無四

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弒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三塗陽城（二山皆在河南）大室（中嶽嵩山）荊山（在荊豫二州竟）中南（終南山）九州之

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古享字)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丕鄭)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滛虐文王惠和殷是以

隤周是以與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爭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少安猶言少情謂志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

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鈞臺在河南商湯有景亳之命景山名亳湯都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蒐于岐山之陽康有酆宮之朝酆有靈臺穆有塗山之會塗山會稽山名齊桓有召陵之

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
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
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之禮君子謂合
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
後以規過規正會禮之失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
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王使

往日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墮幣祭畢瘞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為辭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二公桓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

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秋七月楚子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弑君傳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賴公穀作厲○書齊為齊討也不再書楚子不予楚以討也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齊慶封所封屈申屈蕩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

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謂弑君）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從戮）而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

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韋龜子文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名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事不違心民不得安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鄫鄫莒邑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別賦其田使之出粟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己為蠆尾謂子產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

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吳伐楚

冬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遂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子革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東國即賴故國〕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城賴之師〕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天墜壓已力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夢中呼其名曰牛使助已〕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徒從者無與夢相似者志

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穆子饋僑如〔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謂子也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蕕〕丘蕕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

為孟鍾曰爾未際未與諸大夫相交際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血釁鍾曰落既具使豎牛請日請享日入弗謁出命之日不告而詐命之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仲與之私觀公宮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猶如何也大夫立適必見於君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言雖不見仲已自見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

授之戈杜洩叔孫宰也牛不食叔孫故怒欲使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庶子叔孫婼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

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夫子謂叔孫服車服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季孫謀去

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議令二家毀置之計）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室無民三家自取其稅隨時獻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

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洩奔他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亂大順之道殺適立

庶又拔其邑將以赦罪（拔析也）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必立己為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之謙䷎（艮下坤上）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日夷傷也）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

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朝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公位旦日為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日在地中明而未融故曰當朝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初九有君子象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朝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

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為牛易離卦彖辭離畜牝牛吉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適但也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讒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朝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氾菟氏皆鄭地晉侯

送女于邢丘子産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諸侯畏楚之）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索氏鄭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韓起上卿叔向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

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覜有璋(享饗也覜見也臣為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衣服車馬)飧有陪鼎(飧熟食陪加也)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

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言恐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成趙武子吳即荀吳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無忌子韓須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

族　叔禽叔椒子羽皆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韓氏七人人一邑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楊肸叔向食采於楊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七羊舌四言十家舉大數羊舌四家共二縣長轂九百長轂戎車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使楚羣臣遺晉禽獲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

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謂取鄆取鄫而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莒三邑納叛人故書

來奔兩譏之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名莒人愬于晉晉侯欲

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也閒暇乃歸公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作濆穀作賁○蚡泉魯地

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秦伯卒

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蔡

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而書人便文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薳射楚之大夫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之地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鵲岸楚地楚子以馹至于羅汭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休懈也言懈怠忘禍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言吳有報楚

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怨杞取田而不廢喪紀故禮之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謂準度以為己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因危文以生爭徼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謂用三代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

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藏爭競之法）火如象之不火何為（相感致災）

夏季孫宿如晉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受莒邑）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既得既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無乃獲罪）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

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葬杞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謀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

(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灾○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柤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匄(不毀所舍不就人強乞)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

不為暴主不恩賓（舍止也　恩患也）往来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　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説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

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鬭韋龜之父非公子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即士文伯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

右謟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秋卷第十八